

子史精華

加
426
30



門 4 3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五

常談上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管子

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管子

道若視云

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持

祿養交

管子小臣

不以官為事

鈞名

管子

無賢士焉

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懸也沉疑之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

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管子國不虛重兵不虛成軸

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憲也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功管子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善者不辨辨者不善金玉滿堂老子莫之能守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待臣而後衆口鑠金晏子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衣

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

人之故其應如響子華子必以其天地之間人為貴子華子一

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故四通八達子華子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

士之所奏也不知其苦墨子今有人於此少嘗苦曰苦多嘗苦之辨矣

出其不意孫子攻其無備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商子

鞅曰臣聞之不瞽不聾不能公慎子不聽不明不能王海與山爭

水海必貧者士之常列子死者人之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列子

顧謂弟子曰其珣僕丈人之謂乎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列子宋有狙

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

子史精華

常談上

言語部

常談上

而一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人婚宦情欲失半

若草一而一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語有之曰一而一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放生 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

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 河漢 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吾

而不論 莊子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

夫子以爲一之言而 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

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鸚鵡炙予嘗

庖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肯廢 莊子技經一之新發於劓

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牛矣而刀及若 緣督以爲經可以保 師心 莊子大多政法而不

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止是耳矣夫胡可以 內執 莊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

及化猶一者也 不可解於心 莊子子之愛親命也 臣之事君 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 見風波 莊子言者一也行者實喪也 肝膽楚

越 莊子自其異者視之 形骸之外 莊子今子與我遊

索我於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肩吾

不亦過乎

安排

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
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
天下也猶涉海鑿既雕既琢復歸於朴莊子奢聞之
河而使山也儻乎其怠疑萃乎芒雀躍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華
乎其送往而迎來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而遊華
封祝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
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
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
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
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
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
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
殃則何呼牛呼馬莊子昔者子我我而謂
辱之有呼牛呼馬之牛我而謂之馬有數存焉於其

間莊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可口莊子譬三皇五帝之禮義
不能言法度其猶粗梨橘柚其
味相反而莊子故曰正者正也其心見笑大方莊子秋
皆於天門開以為不然者弗矣
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
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
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眙洋向若而歎曰野語
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眙洋而歎
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常於之家眙洋而歎
見落馬首穿牛鼻莊子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筌蹄
莊子者所以魚得魚而忘管闕莊子且彼方跳黃泉而登
筌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管闕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
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
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材

子史書卷一百二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上

與不材之間莊子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監子殺鴈而烹之監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

曰殺不能鳴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歎曰周將

處夫目擊莊子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

不可以步亦步趨亦趨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

容聲矣而回瞠若莊子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

乎後矣匍匐而歸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

耳數米莊子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

又何足以解衣服莊子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

濟世哉砥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償價

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聞人足音蹞然而喜

則虛空者黎藿柱乎鼯鼯之逕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位其空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尸而祝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之社而稷之見鹵莽滅裂莊子昔予為禾耕而

滅裂而陳人莊子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

報予開口笑莊子八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疲死喪

矣編虎須莊子料虎頭不免虎口見平為福莊子

財其甚者也千里不留行莊子臣之劍十步布施莊子生不

財其甚者也一人莊子死何含珠

二已壽年

言語部 常談上

為厚貌深情莊子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

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夏且暮之期人者人心險於山川見強聒

而舒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酒保鵠冠子先貴食米鹽非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酒保者注酒保貨酒者也天下不取而不舍者也

子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遠水不救近火使眾公子或宦

之轉辨則以為多而交之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人雖善遊子必不生

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今晉與荆雖強而齊

近魯患其不救乎知淵中之魚者不祥韓非子古者有諺曰

鴈鼎韓非子齊伐魯索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

正子春日胡不以其真往也君膠漆韓非子堯無之約於

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

地於後世而德結吹毛求疵韓非子不而不洗垢而察難知矛楯韓非子人有鬻

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

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

無不陷之矛為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鄙諺曰

名為不可兩立也蓬生麻中荀子君子道其常荀子仁義德行常安

也危也汗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大君子荀子小人之

安也故曰而小人道其怪足稱乎井井有條荀子理也有治人無治法荀子有亂

之門哉天君荀子心居中虛以治規磨之說荀子是

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

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

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荀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養欲給求得則不能無求而無度

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

以分之以一人之荀子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

欲兩者相持而長情文俱盡荀子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

是禮之所起也校故至備其情文代

勝其下復情荀子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

以歸大一也故之可設張而可施

天圓地方呂氏春秋道道天下太平呂氏春秋

安寧皆化其聖人法之所以立上下萬物

上樂乃可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

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

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此之謂

至以不解解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子請

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

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

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耳而目之呂氏春

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也耳而目之秋趙襄

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臧胥

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

邪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

復問而以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

為中大夫以石投水呂氏春秋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

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

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無立錫之地呂氏春秋無欲者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其視有天下也與

同交淺言深淮南子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稱師是返也而一而一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攪也談語而不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臨河羨魚

不如歸家織網淮南子而一不今不古揚子童牛角馬發策

決科揚子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

子為道乎揚子羊質虎皮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童而習之揚子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白紛作輟揚子或曰何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以處偽曰有

人則一之無人則一之謂年彌高而德彌邵揚子一者是孔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子之徒歎抱朴子咀以奴顏婢膝抱朴子以

嶽峙獨立者為澁客疏拙以抱朴子該河洛之籍三教文

子程元曰一者為曉解當世籍博百氏之一三教文

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上燎爾子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國語

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國語

如登喻難如崩喻易講貫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一夕而

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子已書卷一百二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上

受業見上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國語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

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生氣國語未報楚

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莫不曲楚直其衆

擇禍莫若輕國語范文子曰擇福莫如重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戰國策臣聞揣摩戰國策得大

伏而讀之簡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丁行百

練以為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

里者半九十戰國策詩云於此言末路之難歡喜戰國策秦軍大克

畏懼趙人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戰國策蔡澤曰吁君何所見之蛇

足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

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

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

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者終

亡其門下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開罪戰國策文倦

而性憚愚沉於國家亡羊補牢戰國策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

公子王孫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囑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

右攝九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書游親友戰國策孟

平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嘗君擇舍

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

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

則火戰國策鄙語曰而也薪不盡

不止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戰國策鄙語曰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

於牛 後乎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戰國策古之 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 壹敗塗

地 史記高祖紀 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

者 亡賴 史記高祖紀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 前殿高祖奉王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

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史記高祖紀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 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祖

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 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

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 天下也高祖曰

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絕糧道吾 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

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 妒賢嫉能 有氣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史記文帝紀 詔有司曰濟北王背信反

力 史記呂后紀 朱 註誤 史記文帝紀 詔有司曰濟北王背信反 虛侯

先自定及以軍地邑 當世得失之林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 居

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

繩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 也何必舊

間 小兒 史記封禪書 杜主故周之右將 陳陳相因 史記平準書

年之問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 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枝太倉之粟

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武斷鄉曲 史記平準書 豪黨之 招搖 史記

世家 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 次乘 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

言語部 常談上

言語部 常談上

言語部 常談上

言語部 常談上

衛注招搖

不能贊一辭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則筆削則削子夏

則筆削則削子夏

折衷

史記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於夫子

鴻鵠之志

史記陳涉世家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壘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傭

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

夥頤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王陳其

乎

哉

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

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為通陳

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

帳客曰

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

便宜施行

史記蕭相

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

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

以上來

言人人殊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

以聞

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諸生

見美如冠玉

史記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

冠以玉光好外

因禍為福轉敗多功

史記管晏傳其為政也

見中非所有

輕重慎

罷休

史記孫子傳吳王曰將軍舟中之人為敵國

權衡

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史記

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

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也

魚肉

史記張儀傳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

秦所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史記孟嘗君傳文承問問其

也

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

孫之孫為何曰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

相齊至今三王矣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七

之事日損 **食客三千** 史記孟嘗君傳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

文竊怪之 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 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

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

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

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平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

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忽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

焉 **有何面目** 見 **唾面** 見 **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見 **掉臂不顧** 見 **穎**

脫而出 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

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

一非特其 **無所有** 見 **公等錄錄因人成事**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未見而已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 **翩翩佳公子** 史記平原君虞卿傳平原君

下 濁世之 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

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

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利令智昏 見 **窮愁著書** 見 **俾倪** 史記信陵君傳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

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當斷不斷反受**

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子已書卷 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三

子已書卷 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三

子已書卷 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三

子已書卷 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三

其亂史記春申君傳語曰擢髮史記范雎傳賈

尚未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廉頗聞之肉袒

卒相與驩為史記藺相如傳藺相如曰刎頸之交見膠柱鼓瑟

耳括徒能讀其父史記藺相如傳藺相如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史記鄒陽傳諺曰有

何則知與史記鄒陽傳使不羈史記鄒陽傳使先容史記鄒陽傳蟠木根

乘器者以左右史記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無因至前史記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何則史記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明珠闇投見積毀銷骨

傳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史記鄒陽傳衆口關茸史記鄒陽傳衆口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史記鄒陽傳衆口關茸史記鄒陽傳衆口

史記賈生傳細故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

生說豹豹謝曰耳今漢王慢而侮人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緩頰見

縣布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

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平上曰不能隨何曰

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

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掉三寸

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掉三寸

舌史記淮陰侯傳酈生一士伏軾備員而已史記申屠嘉傳自

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今上時相至侯許昌平棘侯薛

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常談上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

廉謹為丞相按平原君傳毛遂自贊曰願君民以食

即以為備員而行意亦相似而常談所譏則仿此傳史記廉生傳廉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

為天史記陸賈傳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千金之

日皮相史記陸賈傳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

驂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

止沾沾自喜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

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時

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不直一錢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

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

語首鼠兩端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

死灰復然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

之數奇史記李將軍傳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史記李將軍傳贊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土崩瓦解史記王父

之患在於何相見之晚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史記王父

不在於吞雲夢者八九更記司馬相如傳道不拾遺更

也循吏傳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

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史記汲黯傳最後病莊助為

士無尺籍喪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

期不令而治史記汲黯傳最後病莊助為

之也言語部常談上句

日使黥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至守城深堅一
一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
臣至如黥刀筆吏更記汲黯傳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
近之矣刀筆吏小苛黥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一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重足而立見後來居上更記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傳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
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福心不能無少望
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一者一上默然有問
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推更記鄭當時傳每朝候上之間
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推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
一士及官屬丞史有味其言之見功令更記儒林傳序太史公
誠有味其言之也有味其言之日余讀一至於廣厲
學官之路未嘗蘊藉史記酷吏傳義縱者河東人也補上
不廢書而歎也蘊藉黨郡中令治敢行少一縣無通事不寒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一人鄉隅

漢書刑法志古人有言滿堂而

稍益衰微

堂皆為銅錢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

之不樂

銅錢漢書郊祀志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挺身漢書五行

風捕景

漢書五行志肅者王侯一不任事

與小人晨夜相隨烏

縮胸漢書五行志肅者王侯不任事

集醉飽吏民之家

音女漢書賈誼傳里諺曰欲反唇相稽漢書賈誼傳

六反投鼠忌器

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

雖鮮不加於枕

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侶婦姑不相說則一而一

如意

如意見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漢書董仲舒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

所分予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差以毫釐繆以千里

漢書司馬

遷傳易曰

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按史記作失之

戴盆望天

遷傳主人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

何以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

之材力務壹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至上薄技見九牛亡一毛

漢書司馬遷傳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

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

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

談何容易

漢書東方朔傳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

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

徒薪

漢書霍光傳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

傳鄒魯諺曰

取青紫如拾芥

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

而栗

史記酷吏傳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

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

何暇繩墨

不能得要領

史記大宛傳騫從月氏至大夏竟

游俠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

豈若

郭解傳邑中賢豪

談言微中

史記滑稽傳天道恢恢豈不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

甚有文理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五月

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前時秦從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海尉宅居南方長治之

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宅為南

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宅稽首稱臣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漢書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

景帝紀黃金珠玉

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

嵩呼

漢書武帝紀翌日親登

咸聞一萬

惡少

漢書昭帝紀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

漢家自有

歲者三郡國一一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制度

漢書元帝紀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

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

為罪而誅嘗待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宜帝作色

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俗儒不達時宜見科第漢書

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無萬漢書成帝紀建始元

紀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無萬漢書成帝紀建始元

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郎從官比比漢書哀帝紀郡

數集未央宮加功漢書成帝紀中陵司比比漢書哀帝紀郡

殿中朝者坐馬殿門內尚未其勢然也地動不絕如綫漢

枯朽者易為力為功其勢然也地動不絕如綫漢

術經術苟明其

地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漢書夏侯

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

謂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顯門名經見直日漢書京

六十四卦更足以自娛漢書翼奉傳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

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延年益壽漢書李尋傳宜

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問趙君注師古

得子生災異息矣多謝漢書趙廣漢傳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

日多厚也言殷勤若如神漢書趙廣漢傳見事風生漢書趙廣

今人言千萬問訊矣如神發姦擿伏不可干以私漢書尹翁歸傳拜東

疆盜氣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不可干以私海太守過辭廷尉干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不可干以私海太守過辭廷尉干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不可干以私海太守過辭廷尉干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不可干以私海太守過辭廷尉干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不可干以私海太守過辭廷尉干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不可干以私海太守過辭廷尉干

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

五日京兆

漢書張敞傳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

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卒捕掾絮舜有

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

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耳安能復案事故聞舜

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

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惶恐

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

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事右曹掾

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

毋持布鼓過雷門

漢書王尊傳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

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

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

甲人

漢書劉輔傳以

語曰腐木不可以為

材

不可為主

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漢書孫寶傳徵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

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

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八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茲

惡呂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叩曰無其人不致空受

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

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

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呂穉季託寶故寶窮無

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

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

度穉季而譴他事眾口謹謹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

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

所厚自陳如此文曰吾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皆顧受將命

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

禍耳稱季遂不敢犯
法寶竟歲無所謹
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
士白竒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
指無病而死
漢書王嘉傳合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
里諺曰
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

布衣交
見耳目長
同學
漢書蕭望之傳
望之好學治齊

尊師重傳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書
國之將興一而一

鼻祖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
於汾隅
疏通證明

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
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注師古曰同
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按喜孟喜

同門
見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
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

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
上愈益一一悲感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嫋嫋其來

遲按帷
一作幄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 常談上七

書明德馬皇后傳吾但當 猶去虎口歸慈母 後漢書劉盆子傳

洛水合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 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

日得母悔降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 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

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 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

也 可與樂成難與圖始 見 鐵中錚錚傭中佼佼 見 一九泥封

函谷關 後漢書隗囂傳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

大王東 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 萬世一時 見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後漢書馮異傳赤眉

破平土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 奮翼龍池可謂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又望

蜀 後漢書岑彭傳車駕東歸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

擊蜀虜 差疆人意 後漢書吳漢傳漢性疆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

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 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 隱若一敵國矣 有志

者事竟成 後漢書耿弇傳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 落落難合 見

明見萬里 後漢書竇融傳璽書既至河西 底裏 後漢書竇融傳

長無 孤雛腐鼠 後漢書竇憲傳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

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 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

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 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

人哉國家棄憲

如——耳

修飾邊幅後漢書馬援傳賓客皆樂留援曉之

國士與圖成敗反——

如備

久稽天下士見妄自尊大後漢書

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井底蛙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後漢書馬援傳

耳而——不如專意東方

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

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

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

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絳

錢虜見開心見誠

後漢書馬援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

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

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

比菱腰

後漢書馬援傳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

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

其無成而但——

嬰鏢

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

咋舌义手從族乎

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合試

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

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

郡募士及苑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據鞍顧盼見畫虎不成反

類狗

後漢書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

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

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

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

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

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

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

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

薄子所謂——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

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按後漢書孔僖傳又有畫龍不成反為狗之語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刻鵠不成尚類鶩見上輕薄見上切齒見上
寒心見上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吾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

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後漢書宋弘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事不諧矣

見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後漢書韋彪傳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遺於君是以毛食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注臣賢按

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用二天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遷冀州刺史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一章曰今父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

冀州刺史案事者公

法也遂舉正其罪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

後漢書梁竦傳大丈

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

然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後漢書曹

褒傳諺言

會禮

之家名為聚訟互相疑異筆不得下

聚訟見

入室操矛

後漢書鄭康成

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吾！一！吾！

以伐

我乎

人生一世

後漢書張霸傳

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但當畏

賢者固不

可測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曰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

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

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

自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

往曰之喜適為親屈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

始呂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

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為善最樂

後漢

書東平憲王傳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

不入虎

穴不得虎子

後漢書班超傳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

還固曰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

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况已著邪乃

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

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

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

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

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

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

狐疑

見

後漢書楊彪

傳子修為曹

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一之愛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後漢書虞詡傳諺曰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

槩根錯節

後漢書虞詡傳後朝歌賊甯季等數

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不遇何以別利器乎

容容多後福

後漢書左雄傳臣見方今公卿以

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

梁上君子

後漢書陳寔傳時歲荒民儉有盜夜人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

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

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不過五女門

後漢書陳蕃傳鄙諺曰

日女貧家也

甌已破矣視之何益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

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

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

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物色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

令以相助為理

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

耶

雞肋

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

唯曰

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人中呂布馬中赤

兔

魏志呂布傳注曹瞞傳時人語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蜀志劉

注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

務

孔明龐

士元也

畏蜀如虎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亮圍祁山賈詡

魏平數請戰因曰公

奈天下笑何

常談下

宣王病之死諸葛走生仲達晉書宣帝紀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

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

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日天

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尙未可知帝日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

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

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

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日

吾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尸居餘氣晉書宣帝紀司馬公

矣驚馬戀短豆晉書宣帝紀天子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

帝爲中獲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

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日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

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日智囊往矣咄嗟

帝日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必不能用也

便辦晉書石崇傳崇爲客絕倒晉書衛玠傳琅琊王澄有高名

故時人爲之語日上方不足下比有餘晉書張華傳鶴冥巢

衛玠談道平子絕倒隅將以杯中蛇影晉書樂廣傳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

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

漆畫作蛇廣意即角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日酒中

復有所見不答日所見如初廣乃禮豈爲我設晉書阮籍傳籍

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見與別或譏之籍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晉書阮咸傳七月七日

日將無同晉書阮瞻傳見司徒

或怪之答日將無同王戎戎問日聖人貴

名教老莊明自然其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晉書嵇康傳初

旨同異瞻日康居貧嘗與向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常談下

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
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問
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

貂不足狗尾續

晉書趙王倫傳張林等諸黨皆

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
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

一紙書

晉書劉弘傳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
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

部從

木屑竹頭

晉書陶侃傳時造船及
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

濕於是以前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
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竟達空函

晉書殷浩
傳後溫將

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
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

乘輿而來興盡而反

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皓然獨酌
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

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
何必見安道

皮裏春秋

晉書褚裒傳裒少有簡貴

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譙國桓彝見而曰
並驅

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晉書石勒載記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
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

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
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

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
光武當

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
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皮不裹癡骨

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
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超見而異焉勸興

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與大鄙
嗜痴

之謂紹曰諺云

安語耳

常談下

宋書劉穆之傳

豈所致食瘡

以為味似鰻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覩取以餽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按邕穆

命恨不十年讀書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宋書沈慶之傳太祖將北討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

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齊書五行志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

客食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倉卒取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為一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為別食三十六策

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倉卒取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

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

豈有此理

齊書虞崇傳鬱林廢崇竊

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

如風過耳

齊書廬陵王子卿傳汝比在都讀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

冀汝美勿得救

不可無一不可有一

齊書張融傳太祖素奇愛融為太尉時與融

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

蒙有猜焉

梁書任昉傳朱益州沮奔欵越謨訓捶直切絕交游視黔

首以鷹鷂人靈於豺

一身兩役

梁書張充傳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

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緒嘗請假還吳始入

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縱脫鞵拜

於水次緒曰

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

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

明年遂修身改節學不盈載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邵陵王綸傳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

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乃使確為慰勞文酒令東王時為京兆

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為知言名下無虛

陳書姚察傳報聘于周江左者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

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

所親曰劉胡來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而

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駟橐駝

卽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夫貴妻榮魏書宗室匡傳

南史蘭欽傳勿而果決趨捷過人宋夫貴妻榮魏書宗室匡傳

未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于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賭賽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

三藩既啟王封妃名亦宜同等賭賽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

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

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

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耳聞不如目見魏書崔浩傳李順等復

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子細魏書源懷傳懷性寬

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容簡約不好煩碎恒

語人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也譬如為屋

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

削不密非有始無終魏書段承根傳承根好學機辯鍾鳴漏盡

屋之病也魏書段承根傳承根好學機辯鍾鳴漏盡

魏書游明根傳臣桑榆之年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

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

塞舞文弄法北齊書孝昭帝紀又以廷尉中丞執美景良辰

書段榮傳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

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麤閑文

言語部常談下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蹟者亦時恐不濟事北齊書高

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按孝言段榮子昂傳又隨

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

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一一今當割鮮卑

兵千餘人共相叅雜於意如何昂對曰赦曹所將部曲練習已

久前後戰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

罪願自領漢軍不北齊書王紘傳紘上言突厥與宇

煩更配高祖然之文一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

寇邊宜選九州勁勇潤筆隋書鄭譯傳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

強弩多據要險之地潤筆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

甚歡因謂譯曰既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

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與言念此何

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顯戲

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一一

上大笑關節舊唐書穆宗紀丁丑詔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

謂之一一于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

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常之中固求深僻題

日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

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

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

虞人心方泰用弘寬假式示殊恩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

麤通予及第盧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准

舊唐書武宗紀時有織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

作開舊唐書武宗紀時有織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

樓前一一宰相李德裕等知請開延英訴其事帝曰好人之詞

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

等安得此言士對手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

良惶恐謝之對手王子善基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一一

好消息惡消息舊唐書崔元暉傳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

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
 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
 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
 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
 孟母不受魚鮮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
 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
 吾此意也元暉遵奉母氏教誠以清謹見稱
 帝惑偏語賜倓死俄悔悟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
 與帝雅素從容語倓事帝改容曰倓於艱難時實自有力為細
 人間闖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為之所泌日爾時臣在河
 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
 此言得之讒口耳帝泣
 下日事已爾——
 可人唐書溫造傳州刺史張建封聞其
 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也往
 從之
 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唐書魏謨傳李孝本宗室子
 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

宮謨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
 稍意聲伎教坊闕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
 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
 諺曰——
 一旦之玩好帝
 卽出孝本女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唐書馬周傳里語曰——
 言自然也

唾面自乾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
 人有——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
 使——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唐書陸象先傳累徙蒲州刺史兼
 使耳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

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
 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
 為煩耳第澄其
 源何憂不簡邪
 芒刺在背唐書崔日用傳嘗謂人曰吾平生所
 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

思若——
 曳白唐書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
 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

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爽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
 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賞中裁十一二爽持紙
 終日筆不下清流唐書裴樞傳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
 人謂之清流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延範勳臣自
 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
 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
 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
 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史李振曰此等自謂宜投諸河永
 為濁流全忠白著唐書劉晏傳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
 笑而許之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人
 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炙手可熱唐書崔鉉
 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炙手可熱傳鉉所善
 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笑殺天下
 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辰
 人唐書鄭綮傳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
 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

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開制詔下歎曰萬一然一
 一既視事宗戚詣慶檢首日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
 讓不聽立朝俾然無復故態笑者不可測唐書魚朝恩傳會釋菜執易升坐
 相王紹怒元載怡然朝恩曰眼孔大唐書安祿山傳帝為祿山
 怒者常情也母合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池沼華
 日善為部署祿山一毋合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池沼華
 僭嚮幕率緹繡金銀為笏筐瓜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
 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幃前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五代
 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節傳王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小樓羅宋史張思
 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焉矯枉過直越絕書子之
 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一焉復仇臣之討
 賊至誠感天一生事董仲舒春秋繁露無危一節動而
 乳狗哺虎不計禍福而擅是卑君也

百枝搖

桓寬鹽鐵論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

樹欲靜

風不定子欲養親不待

劉向說苑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

少進見之邱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邱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邱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

一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

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

者十三人 臧三耳 孔叢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

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

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

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

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充口 焦氏易林

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誅 飲食

安和 東行西走 焦氏易林 喪其 渴不可言 焦氏易林

無咎 絕無水泉喉唇 廢物 吳越春秋不能 若有神助 王充論衡故命

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 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

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

此 手中無錢 王充論衡 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

也欲人君任使之百 楊溝 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 寧逢惡賓

姓信嚮之奈何也 謂植楊於其上也

無逢故人 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

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

外衣麻象內廚五鼎外膳一看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

言詔部 常談下

矯焉弘歎曰

巢居知風穴處識雨

劉勰新論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鴻自鳴且

雨也寸陰未布而蟻蚓移矣

方底圓蓋

顏氏家訓姊妹

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

落索

顏氏家訓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

之恩猶一而一必不合矣

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一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

之常弊可不戒哉

不鯽溜

宋祁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日

不戒哉

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

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樂空遶百千回是不

曉俚人反語通雖變

突樂

見窟籠

一肚皮不合時宜

突為團亦其謬也

費哀梁溪漫志東坡退朝食罷捫腹徐行謂侍兒曰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

坡亦以為未當至朝雲乃曰學

冬烘

葉夢得避暑錄話唐人言

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

乾星照濕土

姚寬西溪叢語諺云

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包彈杜撰

王林野客叢書對一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

日依舊雨

包彈杜撰

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

牛食如燒牛食

如燒

王遠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穀蘖羊色白雖有雜色而

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

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稿諺有之曰

是蓋生殺之

跨竈

海客日談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

氣致然也

之良者後蹄印地之跡反在前蹄印地之前

故名一言後

步趨過前步也

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

楚之水土使民善盜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

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

盜

尹文子莊里

曰一少子曰一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歐喻吏遠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瘡

人憂天地

列子一國有一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

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

憂其一人舍然大喜

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列子子與曰

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竊鉄

列子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

皆條也設令一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作

不見人徒見

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

金

列子昔齊人有欲金者清且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

曰取金之時

散人惡知散木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吉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子哉若將比子于文

木耶夫粗梨橘柚果窳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太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
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一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
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虎食外病攻內
聞之夫子善養生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田開之日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鬼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一其教養其外

而一其此二子為斃謀
莊子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斃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俵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則女為之乎
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豚楯之上聚鏤之中則為之為
載斃以車馬樂鷄以斃謀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斃者何也
鐘鼓
莊子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
若
也彼又安能無驚乎哉
暖姝
濡需卷婁
莊子有
者有
者有
者所謂暖姝者崇而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

子史書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詠諧上三

士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息所謂卷婁者也

豕蝨見上**蟻慕羊肉**見上**羶行**見上**大儒**

臚傳莊子儒以詩禮發冢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呂鉅**莊子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

再命而于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車上儻**見上

名諸父見上**死藥**韓非子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謂者操之以

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臣食之而王殺臣是也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

人之欺王也不如**三虱相訟**韓非子與一虱過之日

釋臣王乃不殺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飲鼈**韓非子鄭縣

患於是乃聚噉其母而食之莊曜人乃弗殺人乙子妻之

市買鼈而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浴矢**韓非子燕人李季好遠出其

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

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

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掩耳毀鐘**呂氏春秋范

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以掩耳毀鐘氏之亡也百

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

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

矣**狴犴使人多禮**揚子劔客論曰劔可以愛將使鼈長而後食

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

之父怒相延食鼈辭曰遂出文伯之母聞

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搏之不得揚**

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君之恥國語平公射鷓不死使監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

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

兕于徒林瘞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鳩不
 死——是——吾——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
 性怩顏乃 求擊既擊求援既援 國語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日
 趣赦之 范氏富盍已乎日欲為繫援焉
 它日董祁愬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
 向過之日子盍為吾請乎叔向日——矣——矣求
 而得之又 以規為瑱 國語王日子復言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
 何請焉 之于耳對日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
 之犀犛兕象其可盡 不嫁不宦 戰國策齊人見田駢日聞先生
 乎其又——也 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
 日子何聞之對日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日何謂也對日臣鄰
 人之女設為——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
 矣今先生設為——嘗養千鐘徒百 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戰國
 人不宦則然矣然宦過畢矣田子辭 策蘇
 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日寡人聞先生若聞
 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會不官留願聞其說對日

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
 帝今令臣——王日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烏不為烏鵲不為鵲 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日容何方所
 循日治列子圍寇之言日何貴日貴正王

日正亦可為國乎日可王日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日可日
 以正圍盜柰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日請問楚人謂之何王
 日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日不可日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
 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日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

——名母 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其母
 ——也 日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

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
 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各母也其母日子之於學也將盡行
 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 沐猴而冠 史記項羽
 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紀項王見

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以懷思欲東歸日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日人言楚人——耳果然項王聞

之烹 **視舌在不** 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

說者 **視舌在不** 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醒之其妻曰嘻子毋讀

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 **吾**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

尚 **未易** 史記范雎傳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

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

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 **也** 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

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

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

易也信陵君大 **所持者狹所欲者奢** 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楚

漸駕如野迎之 **所持者狹所欲者奢** 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

髡之趙請救兵齋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

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

從東方來見道傍有饌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

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懷滿家臣見其 **而** 而

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

去 **齋以薑棗薦以木蘭** 史記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

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

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

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

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

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柳楓楸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

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

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

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壙竈為槨銅歷

為棺 **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

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

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

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

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

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

又恐受昧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

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

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汝

雖長幸兩立我雖短幸休居

史記滑稽傳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陞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

陞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

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陞楯郎曰諾優旃曰

何益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

史記滑稽傳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

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

史記滑稽傳二

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

耳顧難為監室於是

上履下似人足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

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一也其履一處乃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詼諧上七

者

河伯留客久

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

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
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
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
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緹絳
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
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
人又因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
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
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
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
三三二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繪
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
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

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
投之河中頃日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
中有頃日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
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人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
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
廷掾與豪長者一人人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
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
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之日咄口無毛
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捕鷂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
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令壺榼
老柏塗伊擾亞狝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聲警警尻益高

漢書東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相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吓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鑿出歸遺細君又何仁也漢書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莫能窮者

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兼此數子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

耶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闕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兩齒牙樹頰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脰遺蛇其迹行步僞旅臣朔雖不肖尚漢書揚雄傳時雄方草太元有旨自守泊如元尙白也或嘲雄曰而雄解之號曰解嘲爰清靜作

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遊

遊二帝間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

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漢書馬援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

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高髻一尺廣眉半額大袖匹帛後漢書馬廖傳城中好四方且一城中好四方

全一斯言如感有切事實我獨詐善後漢書張湛傳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

誠詐也人皆詐惡此縑出自機杼後漢書王丹傳丹資性方

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

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

交于丹丹拒而不許遼東豕後漢書朱浮傳往時有

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卿前在郡食鴈美

廷則為遼東豕也按此朱浮移書責彭寵語後漢書王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

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

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輪或因常侍

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勤名譽然皆先

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

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侍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

符命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

何故在此問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

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注師

古日以雄解嘲覆醬斝漢書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

之言譏之也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

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狗曲漢書

傳王式東平新桃人詔除下為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

士其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為魯詩宗至江公

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日聞之于師客歌

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

經何以言之式日在曲禮江翁蝗豈鳳凰食漢書酷吏傳黃霸

日何也式恥之陽醉遊墜在穎川以寬恕為

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

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

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

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

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

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

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

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

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漢書游俠傳陳遵還見延年延年曰此字孟公時列侯有陳驚座

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漢書王莽傳韓博上言有天帝除書莽傳是

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漢書王莽傳韓博上言有巨毋霸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

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相戲曰獨無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平

府欲奮擊胡虜自謂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

濱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呂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

關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

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

戶不容者開高大之呂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風莽注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勿為盜賊自致亭

長後漢書馬武傳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

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

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

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

程夫人于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以不知

姝耶烈于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

公子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

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

舉杖擊之豈聞仲尼撻顏回後漢書吳祐傳注濟北先賢傳曰

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威以為

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有之義府

君異其對即日敎署後漢書杜密傳後密去官還家每謁

主簿也注宏戴宏寒蟬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

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

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

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此罪人也今志義

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

中令問揚休不後漢書孔融傳初曹操攻目今度之想當然耳屠鄴城袁氏父子多見侵

亦萬分之一乎

掠而操子不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

已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對曰後操

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生世不諧作太常

蕭慎不貢措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後漢書周澤傳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

妻後漢書周澤傳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

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

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曰妻干犯齋禁遂收送

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注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龔傳注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

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後漢書嚴光傳注皇甫謐高士傳

事見笑林買菜乎求益也

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

小差不子道曰位近罪是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

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

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

可更足光曰按霸侯霸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後漢書邊

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目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詔口辯會書

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一

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往事寐

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

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見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後漢

書禰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適可作尉

紀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

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

王時一耳王大笑執虎子

魏志蘇則傳注魏畧舊儀

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

王時一耳王大笑

日可復作尉否建曰昔舉大

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

紀注四體書勢序梁鵠以公為北部尉曹瞞傳曰為尚書右丞

嘲之日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日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

也見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魏志王衛二劉傳

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使中聖人魏志

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日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徐邈

傳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

問以曹事邈日達白之太祖甚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

日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乞兒乘小車魏志鄧艾

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傳注世語

州秦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秦會使尚書鍾繇調秦君釋褐登

宰府三十六日權麾蓋守兵馬郡一何駛乎泰日

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死諸葛走生仲達蜀志

職獼猴騎士牛又何遲也眾賓咸悅諸葛

亮傳注漢晉春秋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

姜維合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于是儀

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日如

瓠壺蜀志張裔傳張府君君馬何駛蜀志楊洪傳洪門下書

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注益部耆舊傳雜記

日每朝會祇次洪坐嘲祇日祇日故吏馬不敢駛但

明府未著鞭耳蜀志周羣傳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

眾傳之以為笑路涿君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

日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日諸毛

繞涿居乎裕即答日昔有作上黨路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

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涿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橫目苟身蟲入其

腹吳志薛綜傳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

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日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

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使人牽驢題曰諸葛子瑜

吳志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一一入長檢其

面一一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

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軍旅在後酒食

在先

吳志諸葛恪傳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

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一一

之事將軍一一之事將軍一一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

遂為試使輔吳復求鸚鵡父吳志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曾有白頭

盡爵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

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

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鵡母未必有

君非折簡之客

晉書宣帝紀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淝

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

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

故耳

啖大齋

晉書梁孝王彤傳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

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一一啖

卿輩意亦復易敗晉書王

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

目光乃在牛背上

復來敗人意戎笑曰一一耳

晉書王衍傳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

王導其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我

一一矣 蠶處禪中晉書阮籍傳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

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

州牧獨不見羣一一之一一逃乎深縫匿乎壤絮自以為吉兆

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褙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邱火

夫蝨之處 鷄肋不足以安尊拳晉書劉伶傳嘗醉與俗人相忤

禪中平

其人笑而止 **猶不廢我嘯歌**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

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 **鯤聞之傲然長嘯曰** 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簸之

揚之糠粃在前 晉書孫綽傳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

齒曰 晉書劉柳傳時右丞傅廸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廸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

奴價倍婢 晉書祖納傳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

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 **假有神錐必有**

神槌 晉書祖納傳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

短轅犢車長柄塵尾 晉書祖納傳雅無以對

王導傳 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遠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

元規塵汚人 晉書王導傳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中何曾聞有蔡充兒也

舉扇自蔽徐曰 按亮庾亮元規亮字

葛 晉書王悅傳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 那得為爾耶按悅王導子

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 晉書陶侃傳蘇峻作逆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峻平王導入

之賓 晉書郗超傳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

日郗生可謂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晉書周顓傳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以君方樂

矣 按温桓温

一言語部 詠諧上左

廣顛曰何乃也 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晉書周顛傳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

酒曠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

顛神色無忤徐曰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顛

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卿輩數百人 見莫近禁衛

晉書謝混傳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

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

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袁崧欲以女妻之珣

曰卿一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

膳項上一翳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是呼為禁衛故

珣因以滓穢太清

晉書謝朗傳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是月夜明

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

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

稷契當無此言

晉書王羲之傳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

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時羲之在

坐曰二人竝有愧色

晉書王徽之傳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

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

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得獨擅一車 未若諸庾翼

晉書孫盛傳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

韓盧後

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

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

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

短尾為刁見太儒

守殷羨見宜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宜固辭之庾爰之以宜素貧

以

此太逼人

晉書顧愷之傳桓元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

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元曰矛頭漸

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

臨深池仲堪眇目驚

了語危語見何至作老婢聲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矜伐

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咏自謂得

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

吳中高士求

死不得

晉書謝敷傳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

士當之譙國載述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

士以嘲吳人云

便是一死

充隱

晉書桓元傳元以歷代咸有肥遁

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

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

厭卿老拳飽孤毒手

晉書

載亂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

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擊至是謂父老曰

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

警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

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卿曰曉曉正耐溺中

晉書石季龍載

珍問侍中崔約曰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

拜賊而卿

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

國士

晉書慕容暉載記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

賊朝是國士吾

風流適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
 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
 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郎為誰非一而一
 一而一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
 云然宋書劉穆之傳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
 然歆孫皓歌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
 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杯酒乎歆之因一答之曰
 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按邕穆之
 孫作謝宣明面宋書劉穆之傳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
 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一見向使得錢會
 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戲何用祿為宋書王弘傳弘性褊隘人忤意者輒而加責辱少
 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一不審公城子
 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野何在見上那得此副急淚

宋書劉懷慎傳德願性粗率為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

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
 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合醫衛人
 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志時新
 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
 之

太初之時誰黃其閤

宋書張暢傳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

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帝曰
 何事相苦初尚之為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
 父子共洗黃閣宋書王淮之傳宋臺建御史中丞為
 故暢以此譏之世載雄狐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
 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格佞宋書
 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卿鄭鮮
 之傳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
 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

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而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吾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 妳母 宋書何承天傳十六年除著作佐郎之時人謂為 承天 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 承天 鳳凰將九子 見今日何

不著鹿皮冠 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日 宋書謝靈運傳臨州王義慶招集文士

染鬢髮媚側室 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 欲以 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

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曰太祖除為廣州所統曾城令按長瑜何長瑜軍人慣噉麤食 宋書宗慤傳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

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飯謂客曰宗 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仲卿眉頭 宋書王元謨傳民間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

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老慤老儉 宋書王元謨傳孝武狎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為 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踏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元 眾人雖見古今

謨獨受 之目凡所稱為四方書疏亦如之 眾入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 宋書沈慶之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礪敬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詠諧上七

人才皆已合僕

齊書劉祥傳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

書廚

齊書陸澄傳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也

自非是

齊書張融傳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席視澄曰

乃去其為異如此 陸處無屋舟居非水

齊書張融傳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

乃去其為異如此

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

但恨今日

刑于寡妻

齊書謝朓傳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略謂朓曰卿

人地之美無忝此職

還東掘顧榮冢

齊書邱靈鞠傳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

位謂人曰我應

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王令

文章大進何如我未進時

齊書邱靈鞠傳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

靈鞠曰

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

不進才

不賴舅氏遑郵外家

齊書何求傳求弟黠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為宰相黠

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既世

以卿為騎兵

梁書任昉傳始高祖與昉

族儉亦國華

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

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

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

言焉

千秋萬歲誰傳此者

梁書南平王偉傳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厄酒未嘗妄進

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

看屋梁而著書 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

梁書夏侯實傳性儉率居處服

肆意酣歌也按恭偉子

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何敬

容殘客梁書張纘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

眾造寺梁書何敬容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

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門外不見卿馬跡

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梁書徐文盛傳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

早降令我至此約曰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

以為展謎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僻巧宦廣陵高爽有險薄

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噫踢面不知瞋齧齒作數文字不辯豈得

非愚陳書虞寄傳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日

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使卿復知寒暑陳書徐陵傳太清二

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年兼通直散騎常侍

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口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

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

聘南史劉式之傳瑀性使氣尚人

收大慚何至與駑馬爭路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

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

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

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

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踢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

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

日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按瑀式

之子帶二江之雙流南史謝朓傳朓常輕祐為人祐嘗詣朓

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已後祐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

朓朓謂祐曰可謂以嘲弄之祐轉不堪按祐江

子史詩經

言語部

賦者上三

也 生天在前成佛在後

南史謝靈運傳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

必一靈運一顛深恨此言

遙遙華胄

南史何昌寓傳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

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

大德所以不德

南史

荀伯子傳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文義至

中書郎昶子萬秋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

日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

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為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答

相對笑竟不看焉

非君家阿公

南史顏延之傳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于路中遙呼延

之日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

非田舍之公又

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

銅山西

傾洛鐘東應

南史江祿傳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貲產積錢于壁壁為之倒迤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

唯覺逢人

南史王惠傳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

者也

到溉尚有餘臭

南史到溉傳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

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

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

糞自給故世

何無忌諱

南史殷淳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

無忌子也孚徐輟

始知隔千里分共明月

南史謝莊傳莊有口

日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

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

為久離別沒為長

元護為雙聲礮礮為疊韻

南史謝莊傳王元

不歸帝撫掌竟日

聲何者為疊韻答曰

速如此按王元謨垣護之率師北伐敗于礮礮故云

老狗復還

其捷

諷諧上宜

南史王僧達傳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

養一放無處去

君長東隅應嗜此族

南史王融傳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

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

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

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

分方以類聚居然如鷄比鳳

南史王慈傳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止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

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之一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

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何以興

蔡氏之宗湯定不可澆雪

南史王瑩傳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

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

懋面洞赤惟大

恥愧按

懋瑩父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南史王瑩傳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

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問向若為攸

南史東時人為之語曰

傳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疇之性龐

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疇之怏怏乃造坐云云官以犯

諱被代未知明府諱一字當作無駁尊傍犬為犬傍無駁

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床跪而走疇之撫掌

大笑而去按瘠已勝肥狂又勝癡

南史沈昭畧傳性狂儁不事亮父名攸

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

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

畧撫掌大笑曰柰何王約柰汝癡何穢里闕里

南史劉繪傳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

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

未審孔子何闕而居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辨速亦

復奇癲

南史齊宗室魚復侯子響傳直閣將軍董鬱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日殿下癲如雷敢相隨耶子響笑日

君敢出此語

可謂連璧

南史王敬則傳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

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日今日

老子與韓非同傳

見雖

復竝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南史劉之遴傳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

以手就筆歎日豈黥而手乎周捨嘗戲

早母

南史梁宗室推傳普通六年以王子

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

當以人肝代米

南史傅琰傳于時丹陽縣

令沈嘖之以清廉抵罪寂之間之日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

季孟之間乎嘖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

陳答日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日清復何以獲罪日無以承奉要

人上日要人為誰嘖之以手板四而指日此赤衣諸賢皆是若

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嘖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

重除丹徒令人縣界吏人候之謂日我

一代鼎臣不可覆餗

南史

今重來不然清名不立

邱靈鞠傳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日比脚疾更增

不復能起靈鞠日脚疾亦是大事公為

復為

有八尺圍無一寸腸

南史卞彬傳孫抱為延陵縣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

書鼓云徒腹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

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按爽高爽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薛善友... 魏書宗室... 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

百八只... 魏書宗室... 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

不... 魏書宗室... 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

今... 魏書宗室... 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

重... 魏書宗室... 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

人... 魏書宗室... 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言語部八

詼諧下

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

魏書宗室 其性剛毅雖有

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長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葺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

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餓虎

將軍飢鷹侍中

魏書宗室 暉傳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

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

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見去食就信實

有所闕魏書宗室欽傳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

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驢號魏書宗室驢傳

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

千奴一膽魏書崔元伯傳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

眾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與眾以廢民業將若之何元伯對曰表等

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眾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一其也宜得大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

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脫

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魏書胡叟傳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

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桃弓僕射

黃瓠少師魏書郭祚傳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瓠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

顯迭相唇齒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眼如車輪魏書楊大眼

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及見

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矚目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

車輪魏書宇文忠之傳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

忽之以忠之色魏書邢昺傳孝昌之後天下多牛象鬪於江南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

哀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昺嘲諷昺謂之曰世

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

子史書卷一百三十二言語部 詠諧下二

詠諧下二

斯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
談者謂之
世事同知文學外見大夏初成驚

雀相賀北齊書盧文偉傳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十
謂之日
應聲答曰且得

偉
子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北齊書盧文偉傳子詢祖邢邵
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

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
懼
棘刺應自足

何假外求北齊書孫奉傳嘗服棘刺丸李諧等謂之
曰卿
坐者皆笑
共車千秋

分一字北齊書李繪傳與梁人沈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
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

一坐大笑北齊書王晞傳嘗詣晉祠賦
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

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
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綏笑曰昨晚陶然願以

酒漿被責
豈直在魚鳥而已
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北齊書徐之才
傳之才聰辯強

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首常
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

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北齊書徐之才傳嘲王昕姓
云有言則託近犬便狂

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邱為虛生男則為虜養
馬則

為驢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北齊書楊
為驢
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

為情
取其大者情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
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

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
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

各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人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

無父

隋書蘇夔傳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

二柳俱摧

孤楊獨聳

隋書柳機傳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

宴素戲機曰

坐皆歡笑機竟無言

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

隋書柳昂傳子

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

朝堂見調因獨言曰

惟堪啗飯

隋書賀若弼傳

弼傳上謂之曰我以高顛楊素為宰相

汝每倡言云此二人者

耳

日之夕矣

隋書陸爽傳同郡侯白字

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悅不持

威儀好為誹詬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

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

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

麥豆不殊

隋書麥鐵杖傳考功郎竇

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

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

如上馬八陣不

如

在人後

隋書周羅喉傳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

孔範對曰周羅喉執筆製詩

自是益見親

戴帽錫

隋書梁彥光傳轉相

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

相如部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

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

罪相州百姓呼為

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

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

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

似鴨

隋書元善傳善以高顛有

荷葉河水眷顧

曹元晏正

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顛

新故

隋書何妥傳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

是

之顧是

兄弟輩何為竊入王家

北史魏臨淮王譚傳

之故象咸異之

字性機辯好酒貌短

詠

詠

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坭坭餘一斛上皆加

帽欲戲字字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甚無禮

歸周文撫手大笑按字臨淮王孫何勞且且北史孫奉傳奉

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奉要其為誓子

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

知大鵬始欲舉鸞雀何啾啾北史王皓傳嘗從文宣北征乘赤

矣虞侯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

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朝之日丑七思歸何

太疾季高曰

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似疥駱駝北

劉晝傳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辭藻言甚古

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

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

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

正伏而無斌媚四大北史熊安生傳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

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浩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

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

鼓宗道暉展李洛姬肚謂之顯公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

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

侍登牀舊唐書劉洎傳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

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

請付法帝笑而言曰

威沙渚右相馳譽丹青舊唐書閣立本傳及為右相與左相姜

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干

字文為語曰石豈能反舊唐書

傳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

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

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一盡一耶左右皆笑

蘇模稜 舊唐書蘇味道傳 蘇模稜味道傳味

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

白若有錯悞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 隨駕隱士 舊唐書盧藏用傳初隱居之時

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一 及登朝趙趙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護譏於世 婦翁

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一 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 舊唐書張垙傳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

戲謂垙曰此一 也 伴食宰相 舊唐書盧懷慎傳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

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 臘月瑞雷 舊唐書王求禮傳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

讓之時人謂之一 春災也安得為瑞如三月雪為瑞則一雷亦一也舉朝

嗤笑以 火迫鄧侯 舊唐書姚合言傳朱泚既僭號合言與源休

為口實 爭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唯幄之謀成秦

之業無出于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可矣 囁嚅翁 舊唐書豆盧

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為一 書寶鞏傳性溫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 霖何甚 舊唐書豆盧

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一 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

塚善往賀之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

塚笑答曰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舊唐書鄭綰傳綰善為

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綰每形於詩

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

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綰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

參謁綰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

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

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 詠諧下

子也 詠諧下

詠諧下

詠諧下

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舊唐書姜師度傳

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師度既好溝洫所

善占星緯時人為之語曰善占星緯時人為之語曰

傳之以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舊唐書王弘義傳弘義

為口實舊唐書王弘義傳弘義

恡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

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

御史舊唐書郭霸傳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

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

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

不漏那律曰能舊唐書谷那律傳貞觀中從太宗

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出獵在塗遇雨因問若為得

曲如鉤例封侯唐書崔善傳

承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唐書楊元琰傳敬暉

短而偃嘲曰胡頭應祝

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等為武三思所構元

宗不許暉聞尚戲曰以多鬣似胡云

盧藏用傳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捷徑

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耳藏用慙

其家奴何郎之云唐書宋璟傳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

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唐書武儒衡傳

當為卿君適從何處來

元積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唐書楊收傳母長孫親授經十

螻螂之轉五代史唐臣傳章說豆盧革罷相任園與安重誨鄭

琪為相謂太常卿崔協可圖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

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五代史雜傳

重誨笑而止五代史雜傳并禁月明五代史雜傳李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

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五代史雜傳三不開五代史雜傳

謂之曰臣請五代史雜傳茂貞笑而不怒五代史雜傳佛佞公耶公佞佛

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五代史雜傳謂其不開口以五代史雜傳佛佞公耶公佞佛

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五代史雜傳佛佞公耶公佞佛

耶五代史雜傳馬胤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

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謂之曰佞清

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

愈為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五代史雜傳胤孫

孫答曰豈知非佛佞五代史雜傳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五代史雜傳馬胤孫

我也時人傳以為笑五代史雜傳卒後其家婢有為胤

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任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隆五代史雜傳

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五代史雜傳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

園册五代史雜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

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五代史雜傳爾免園册者鄉校俚儒

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

監世修降表李家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命李昊草表以降初

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命李昊草表以降初

其門曰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命李昊草表以降初

日烹五十雞以俱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

邪王當代宋史王景之子聞者咸笑之因目為

瞎膀宋史陳思讓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

為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為宋史云按若拙思讓孫

牛及鐵

子也精華

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 詠諧下 九

冠安在

宋史雷德驥傳曾孫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押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

修駟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閭

無口匏

宋史李沆傳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

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

以手搏得狀元

宋史王嗣宗傳種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

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

故放

三旨相公

宋史王珪傳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及之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

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

熱熟顏回

宋史陳繹傳繹為政務摧豪黨而行

聖旨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佞史謗書

宋史陸佃傳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

狀好事者目為

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乎

歡

宋史章鑑傳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

近貴為贖攀龍作龔

宋史

蕭崇義傳河南洛陽人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全

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

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耳畜二心

見上執挺為降王長

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

率先來朝願得

司空滿川太保徧地

宋史湖南周氏世家周行逢多署溪洞蠻酋為司空太保一日謂仲

雅曰吾奄有湖湘兵疆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

遼史伶官傳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

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

子史精義

卷一百三十一

二言語部

談諧下

後已償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空車走峻坂著靴行

曠野射鵝遼史逆臣傳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

荷不以貧雅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有司以聞會帝將出獵使

謂曰俟吾還則見之海思曰臣以陛下急於求賢是以來耳今

反緩於獵請從此歸帝聞即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

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日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

召海思問曰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收鳳凰其飛

檢若頗德如帝大笑有四所應亦異

金史元妃李氏傳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疇瑁

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

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

朝嚮裏飛則加官

進祿上笑而罷

朱雲攀檻秉文攀人

金史趙秉文傳明昌六年人爲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

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鞠之秉文初不肯

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

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

罰有差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老親之腹非唐

桓寬鹽鐵論丞相史曰孝莫如天下一國養次

園唯菜是盛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

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煖

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且無暮食藜糲者葷茹

膾臠而後見肉審夫藜貪於春夏

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廉於秋冬王充論衡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

是則鄉部吏

盜蹠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

雖長如莢英壽如朝生王充論衡

子史書

卷一百三十二

言語部

諛諧下二

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
 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于
 世之後人可作閨態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
 色如嫫母平關下勿擊折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
 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也吾知其弱矣唯靈星所以在
 東南者亦不知應劭風俗通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
 何法主簿仰答曰

也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張華博物志君山
 有道與吳包山潛

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
 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飲致盡帝
 欲殺之朔乃曰乃救之東方牧犢兒常璩華陽國志
 蜀志周顯王之

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
 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

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
 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
 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墮其雲霧中劉義慶
 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世說王

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竟俱載去劉鬼董狐劉義慶世說
 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劉義慶世說支道林
 長敘其搜神記劉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劉義慶世說支道林
 卿可謂之因人就深公買印山

深公答曰處爲遠志出爲小草劉義慶世說謝公始有東
 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

獲已始爲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
 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
 應聲答曰此甚易解則則謝甚有羊公鶴

媿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然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

劉義慶世說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欣
 然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

遂名之為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麤毳而不肯舞故稱比之着弊絮在荆棘

中觸地挂闕劉義慶世說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

如劉義慶世說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

仰視云王乃如從屋漏中來劉義慶世說祖廣行恆縮頭詣桓

復南郡始下車恒曰天甚晴朗祖參軍鄆道元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

稱樂大早絕鼎系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

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憲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

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博士買驢書券

漏卮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京師士子見肅按肅王肅也

三紙未有驢字顏氏家訓鄒下諺云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

在其中矣今勤無旭旣不識其父溥又飄颺其母顏氏家訓梁

益之事恐非業也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雲詩云飄颺雲母舟簡

文曰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劉餗隋唐嘉話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

賢等報讐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諡曰繆昂子彥伯於衆中將

擊之袁曰今扶風馬隴西牛張鷟朝野僉載隋牛

何為反怒彥伯慙而止弘為吏部侍郎有選

人馬敝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敝曰嘗聞張鷟朝野僉載唐王及

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敝應聲曰嘗聞善才行庸猥風神鈍獨

千石不用鞫今見隴西牛臥鳩集鳳池張鷟朝野僉載唐王及

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

為內史時人號為驅驢宰相合史雙驢入臺終日追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為驅驢宰相

驢宰相

見

裴郎中來元齡不死

劉肅大唐新語裴元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元齡

疾甚省郎將問疾元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元齡元齡笑曰

胡面尚為宰相獠面何廢聰明

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

無忌可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

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

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

正一

劉肅大唐新語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

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

卷耳后妃之德

高澤羣居解頤章慶本女選為妃諳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

安合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

眉有驗然後藝鬚

段成式酉陽雜俎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閣博陵崔謙暹之兄也嘗謂之曰何不

以雖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裁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

世充小寶建德

趙璘因話錄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

應聲答曰總是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季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

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季公寒溫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季公有故人子弟

來投落拓不事季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

古畫凋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與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屯見待闕駕鴛社馮贊雲仙雜記采于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人謂之

鹿郡公馮贊雲仙雜記袁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蓋議其大癡疎也 頑石處上巨

釐戴之王保定撫言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釐負最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榜排深慚名第奉免焉得首冠之語肇曰愁殺昌圖王保定撫言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

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救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鄭莫倚

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王保定撫言今孤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日上水

問頭

王保定撫言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目連經見眼中安障王保定

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雨處目連經見眼中安障王保定

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王保定

干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合譏

日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羅未見

點鮮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見渠方宗會

子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

囊書筒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錄之子因蔑視之亦

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

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日勿呼之矣以其豪筭皆

皮時人傳之雀省玉泉子馮蕘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

以為口實多養鴛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

之時人謂秃角犀孫光憲北夢瑣言杜邠公棕司徒佑之孫父

之日從郁歷遺補畿合棕尚憲宗岐陽公主累

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穠位而已時人號為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老鼠

燒尾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宇文翹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

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為人致登第翹嫁

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詵即其中表甚鄙

之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亦

有壯水牛不勝載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曹唐遊

用以譏之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

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

李戲之日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

亦恐其作脚來未嘗與立行第孫光憲北夢瑣言薛

時人聞而笑之侍郎未登第前就肆

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曰與上得不得懸之又懸孫光憲

昭緯北夢瑣

言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雨怕抽稅不

中致書戲之日不知且怪

敢八城鄭文寶江表志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

日市征之令咸有損除借大鵬鄭文寶南唐近事廬山九天使

偉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

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憇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

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

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抑按久

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

陳沆聞之為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

籠腰鶴背無多力說法馬留李昌齡樂善錄王景亮與隣里仕

傳語麻姑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

請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

號其里為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姿清瘦每說

話輒以雙手指畫社六日為一。時邵篋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鬚。再社人目為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轉為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街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蓋粉矣。蓋口之為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洩氣師子。見生張八熟魏三。彭乘墨客揮犀。野坐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士人謂之。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莫怪樽前無。屢遊相鬚曾經御覽。彭乘墨客揮犀。荆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荆公亦為之解頤。苑中獅子員外郎。彭乘墨客揮犀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口給羊肉十五觔嘗率同列往觀。

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觔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吾曹。耳安可並。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子何。彭乘墨客揮犀王荆公患喘邪。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龜鶴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王琪望月。夫妻。江休復隣幾雜志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歐陽修歸田錄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叫三聲。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日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歐陽修歸田錄盛文。一坐為之大笑。

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親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曰

也 舉人蕃人駱駝沈括夢溪筆談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於著位之前舉人皆拜於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人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子忝在解頭別為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惟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為問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

問即不會用則不錯沈括夢溪筆談士人應敕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為之

語曰 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沈括夢溪筆談有一故相遠派

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

魏秀才方勺泊宅編天禧二年開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眾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 篤祿學士方勺泊宅編舊制直

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會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歲除直祕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篤祿香得之時號

通判魏志崇獲盜黃烏觜得之號賊學士越州 鳴鼓兒暗箭子邵博 後錄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意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貢父曰中司自可 老夫難為 客笑而去滑稽之為厚

者崖州為大王偁東都事畧丁謂性儉巧而善談笑在崖州嘗問客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

廷宰相作崖州司戶參軍胡仔茗溪漁隱叢話陸龜蒙則一也聞者絕倒能言鴨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

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彈其一絲頭鴨龜

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頭有異善人言吾將獻天子今持此

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厚以金帛遣之因徐問龜蒙

曰此鴨何言龜蒙

曰常自呼其名

昌家非類雄名艾氣魏泰東軒筆錄王汾口吃劉效嘗嘲之曰恐是

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效應

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

君各以其名為戲也

紫宸殿下頻呼寒食原頭屢見見宋羅

江魏泰東軒筆錄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至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

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

從車邊斤矣時

斤車御史見雌甲辰小戊子魏泰東軒筆錄裴

謂之斤車御史上

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

穎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

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穎公笑之

魏泰東軒筆錄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為樞密副使疾頓

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

須常服始

得不發

杜園賈誼魏泰東軒筆錄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

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

為翰林學士語於眾曰文仲狂躁真

杜園賈誼可對熱熱顏回合坐大噱

既為馬嘒豈合驢鳴魏泰

繹有慚色杜園熱熱皆當時鄙語

言語部

諷諧下

卷一百三十二

子史精華

筆錄劉放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譁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為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

在文館放聞而歎曰柔儒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尅獲唯以全活為務聞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尅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

失望遂號為但得人間烟火氣多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鮑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鮑不在席以鮑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爾鮑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烟火氣何耶彬笑曰子枚坐句云割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烟銷寶鴨香闔座大笑

袋馬令南唐書談諧傳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因自謂

彭書袋拔利用彭利用孫山外范公稱過庭錄吳人孫山滑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

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豈悌君子澗上丈母范公稱過庭錄穎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捶之親鄉中愬者目曰

而好刷飾頭面舉止妖嬈目為禪鑽徐度却掃編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覲以自售時少室山人徐度却掃編趙岐字德進宋城人晚

人謂之云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為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

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年積四千言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輝母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爲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伴狂嘗導輝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說近人至裏見仙人對奕以新蓮相啗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身從後戶出知宮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卽其師號戲易曰
帶汁諸葛亮岳珂程史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撓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益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爲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慙慙真以爲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爲隨

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爲不誣也倬旣潰於符離俱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爲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
莫不得饒人處且饒人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有監察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
拊掌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
滕屠鄭沽陸游老學菴筆記王荆公素不
然曰樂勝元發鄭毅夫目爲
郡事皆如律令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謝景
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及劉季高以書與景思
視待制日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
如夫人陸游老學菴筆記政和以後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
待制可對蓋
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王明清揮塵後錄
爲清議貶黜如此毛澤民受知曾文

肅擢賓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婿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饑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

澤民慚不能舉手得異二滕六力王明清揮塵餘話唐牛奇章元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

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

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於高郵虜誓於衆整

師大人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

虜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

為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鶴種梅種瓜皮李皮

錄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矣

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

并一一定是程棨三柳軒雜識沈丞相說

搭一五體投地一德格天為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

之樓以對又字詩賦齊東野語張一延平人少負

秦檜才入太學有聲為節性齋長

既又為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為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

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一作

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

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

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周密癸辛雜識周益公日記云楊

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存中人號為一以其多髯而善

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諸君更送只乞一上

目存中為髯鬪謂形則髯其所為則鬪也

牢文瑩續湘山野錄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

獻太后旨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

因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

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封府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

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自掄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

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

子史精義

卷一百三十二

言語部

賦譜下

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一

可也客大笑而散

...

...

...

...

...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婦女部一

賢明

員郭女子

晏子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
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吏拘之
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一一之民賤妾請有道於
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謂之笑曰嬰其淫於色
乎何為老而見侮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一一人門晏子望見
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
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
聞之勇士不以眾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
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今君出令於民苟可
壞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

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之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
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若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
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
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
傷槐之法出
犯槐之囚
仲父治外夫人治內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
人後至八朝而與管仲謀伐
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
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
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
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
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
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
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以行步氣志
見女重
淮南子古者
入醉工龍商
樸
真正無邪也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國語季康子問於公文文
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

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
曰吾聞之先姑曰
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
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寢門之內治其業
國語公文文伯
之母如季氏康
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
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日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
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
於內朝
婦人
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
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
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別於男女之禮
國語公文文伯之
母季康子之從祖
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酢
不受徹俎不寘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仲尼聞之以為
賦
後而昭
國語公文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
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
日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
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

於法 欲明其子之令德國語公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

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

涕無摺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

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女知莫如婦見觀晉公

氏之婦知也夫國語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骭脇欲觀其

子從者皆國相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僂負羈之

妻言於負羈曰吾賢人也其也也以相一

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僂

負羈餽殮寘璧焉亟索士憖庇州犁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

公子受殮反璧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

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

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

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

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焉得畢陽及樂弗

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徹其環瑱至老不嫁戰國策齊王

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使使者問趙

威后威后問使者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一

一一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

權玉連環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

后引錐惟破之謝暴得大名不祥更記項羽紀陳嬰者故東陽

子史清華

卷一百三十三

婦女部

賢明

三

日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
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除肉刑
謹事漢王母以老妾持二心
史記陳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
漢王長者也
故
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括不可使將
史記趙奢傳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
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

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
哀王孫而進食
史記淮陰侯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輒問有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豈望報乎
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人
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時耶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邛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
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

子史書卷一百三十三婦女部 賢明 四

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
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漢書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
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下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
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
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
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
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
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
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
官東海號曰——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見倅仔辭輦漢書
外戚傳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倅仔同輦載倅仔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
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
誦詩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漢書

外戚傳倅仔——及——
禮注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
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
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漢書外戚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
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倅仔——而立左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前馮倅仔對曰猛獸得人
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
倍敬重焉
母知廢陵母知與——
漢書敘傳窮達有命吉凶
而——分注應劭曰妣叔向之母也石叔
向之子也聽其啼聲刻知其後必滅羊舌氏
訓以臨民之政漢書
書崔寔傳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
原常——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
慎無一言加於
梁氏——
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

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爨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爨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爨爨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爨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爨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祖血食將絕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

隱者之風

後漢書戴良傳初良

矣唯引咎而已爨謹從其誨

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自遣

焉敢忘挽鹿車

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中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

四行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有

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

而非猶宜順勿得違戾是非
爭分曲直此則所謂一矣
引刀超機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河
 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
 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且汚其行
 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
 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一而言曰此機生自
 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百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
 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且
 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
 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嘗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對雞不餐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
 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
棄之以義相導
後漢書陳文矩妻傳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
 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
 令喪於官四子且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
 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

居日遠之對曰吾方一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
 遇疾困篤母則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
 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
 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
 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獨
 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端操有
蹤幽閒有容
後漢書列女傳贊
母預兒事
魏志許
 魏氏春秋日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
 色不變日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一諸一後移居
 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
 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
作厚褥大被
吳志三嗣主
 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力也
 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一或問其故
 母曰小兒無德致客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倚井
吳志

妃嬪傳注會稽典錄曰孫策功曹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一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追罵成濟晉書賈充傳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釋騰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晉書皇甫謐傳出後叔父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為孝汝今年餘二十居不下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截髮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為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一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夫人城

晉書朱序傳初苻丕之來

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晉書王渾妻鍾氏字琰穎川人魏大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

鍾禮郝法晉書王渾妻鍾氏傳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談不以貴

陵郝時人稱一夫人三不舉子晉書鄭休妻石氏傳少不有德操之夫人之云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肩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使交結勝已晉書陶侃母湛氏傳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

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

吾憂封鮓見負父書晉書韋逞母宋氏傳家世以儒學稱宋氏

義謂之日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

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

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

在徒中推鹿車背一所授一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

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

歎日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

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日

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

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

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宜

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立講堂見隔絳紗幔受業見宣文君見生子皆以孔為名宋書

傳探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

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

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聰明有訓識齊書虞

邑里得活者甚眾一焉一齊書王融傳父道

憲廬江人也以強學見知母鎮北長教書學齊書廬陵內史王融

史王敷之女一一一按憲何憲齊書韓靈敏傳晉陵吳康之

川太守謝惠宣女惇齊書韓靈敏傳晉陵吳康之

敏婦人也一融一詣鄉里自賣齊書韓靈敏傳晉陵吳康之

老病篤趙一一一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率

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

採菱蕈齊書韓靈敏傳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

一一於西湖一一一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女師梁書

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焚獨誓不肯行

王皇后紀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

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陳見之日吾家一也

賢明

一史詩經 卷一百三十三 婦女部 賢明

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 梁書鄧元起傳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

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 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 不隨子入官府 梁書

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 緬在郡所得祿體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

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 智深先覺 陳書駱牙傳

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閑然如貧素者 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陵親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世

祖為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論牙母 符柏谷之禮

女表 南史蕭矯妻羊傳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

光益家道 魏書宗室嘉傳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有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

婦德 魏書陸瑋傳瑋字伯琳被第五子母高明婦人 魏書李孝伯傳孝伯

妻崔蹟女 生一子元顯 豈令此女屈事卑族 魏書崔巨倫傳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

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盾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

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 非衣帽不見 魏書裴叔業傳植母

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

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 教勸諸子從師受業 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

人為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 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

善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憂之樂 魏書姚氏婦楊氏傳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

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 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

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疆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 賢明

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
 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
 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
 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
 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昇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
 殺我也由是荷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
 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
 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嬖亦不過也
 不以華飾為意 魏書王椿傳椿
 妻鍾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
 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
 于財
 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
 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
 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 **蕭若嚴君** 魏書王琚傳蓋海襲祖琚節
 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
 之
 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我事三代**

主唯用一好心

隋書譙國夫人傳譙國夫人者高涼沈氏之女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

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
 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
 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若之夫人多所規
 諫由是怨隙上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
 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
 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
 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
 夫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
 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
 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
 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
 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喚
 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眾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
 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嶺石寶知之遽告夫人

日平虜驍將也領兵入嶺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
 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
 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
 擔雜物唱言輸賂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實從之遷仕果大喜覘
 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於寧都夫
 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嶺石還謂實曰陳都督大可畏
 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實卒嶺表大亂
 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
 諸首領朝於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
 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
 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會長迎章昭
 達內外偏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
 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册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大夫人賚繡
 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
 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
 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

璚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
 於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
 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
 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
 册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
 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
 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于州獄
 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
 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
 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
 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
 爲高州刺史仍赦盎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實爲廣州總管燕國
 公册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邑廻授僕妾洸氏仍開譙國夫
 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
 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
 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爲

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益斬獲佛智竟破
 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
 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
 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
 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
 等宜盡赤心向天子
 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
 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
 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
 慰亡叛夫人親戴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
 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
 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諡為誠敬夫
 人

坐胡牀於障後察之
隋書鄭善果母傳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

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
 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

善果出聽事母恒
 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
 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
 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
 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
 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
 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
 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墮爾家
 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
 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
 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嗚呼汝年已
 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
 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
 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
 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
 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散贍六姻為先

君之惠見二客公輔才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

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汝貴不疑升堂乳姑唐書

柳批傳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會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筭拜階下

言無以報吾婦與子孫皆得如婦孝歲寒松柏唐書鄭義宗妻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竄匿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

為賊梓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鄰里急難尚相赴况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五代史

周行逢性勇敢果於殺戮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

不悅給日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戶送租入城行逢強邀之

卒無警秋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日易十錢使

從學宋史賈易傳七歲而孤母彭以拽虎尾宋史童八娜傳虎

釋其大母銜女以去笑虞邱劉向新序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且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邱子

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邱

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首曰

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持節行義劉向列女傳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

有力焉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

不顧齊將乃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

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日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一不以私害公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門外車跡何深也皇甫謐高士傳楚王聞陸百端號曰義姑姊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共樂自足矣不如去之引咎感姑常璩華陽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患無德義不患不富習鑿齒襄陽舊傳吳李衡字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

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就陽泛州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教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士若貴劉義慶世說許允為吏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為作粟粥待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曰勿憂尋還一月織絹一匹示不忘本趙璘因話錄元佐貴為一頃之允至相其母一每觀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

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諭以朝廷恩

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讓尚書少孤貧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

之者孀居東雒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

其宅院內古墻夜塌墮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

僕等當因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聞之誠僮

僕曰切不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酌之曰吾

聞不勤而獲祿猶身為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宜得之也我何堪

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

日為俸錢資吾門此未敢覲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

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讓最剛直奏彈無所

避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杜荀鶴松窓雜記狄梁公為相有姨

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因問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欲

姨曰相國自貴耳有公大慚而退

安能事賈緡牙郎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柳僕射仲賢鎮郿城有

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僮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

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

臨街窺窻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窻下過召俾就宅蓋

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揀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

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僮家翌

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

蜀都聞之皆嗟歎也

一城獲全沈括夢溪筆談王延政據建州

將刺事於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

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

兩日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

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
至今連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之後也
家財十萬緡免下戶之輸何遠春渚紀聞宣和間朝廷收復燕
雲卽科郡縣敷率等第出錢增免夫
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
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卽請於縣乞
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輦運數日盡空
其庫藏者七間因而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視之則屋
間之錢已復堆垛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為貫每五
緡作一辨辨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
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始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
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跡之果有州民
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
不知所往劉氏卽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
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于天授
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

既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卽散施貧
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
索火焚帖李元
德錄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
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
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相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
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
乃公常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
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節烈

呂氏春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
刺笄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
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
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
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
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

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
 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
 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
 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
 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
 不避菹酢之誅戰國策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
 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
 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
 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
 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
 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
 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
 其名也
 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見史記
 築女懷清臺貨殖傳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
 幽居守節漢書五行志魯

莊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目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
 公卒伯姬
 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

故火生海曲呂母後漢書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琊
 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

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贖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
 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
 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
 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
 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
 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
 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
 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

祭子冢復漆室女後漢書盧植傳注琴操曰魯
 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

有淫心欲嫁之念耶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
 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

蔡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兒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

白之節

後漢書列女傳序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

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

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

貞義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盜欲有犯

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

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

帷車以候警家

後漢書龐涓母傳酒泉龐涓母

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

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

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

常

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欲與俱亡

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

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

禮之行義桓嫠

後漢書劉長卿妻傳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

寧兒年十五晚又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曰自誓宗婦相

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姊妹曰表

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

帝師五更曰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曰貞順稱詩云無忝

爾祖聿修厥德是曰豫自刑翦曰明我情沛相王吉上禮宗

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

書皇甫規妻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

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山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

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轎百

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

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

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羗胡之

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呂其頭懸鞭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陰字未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十云

成後漢書陰瑜妻傳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救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呂粉書屏上曰尸還陰

傷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後漢書盛道妻傳健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

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

父子會放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截耳斷鼻魏志曹爽傳注列女傳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

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一兩一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一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

效死樓下晉書石崇傳崇宴樓上介士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

投梭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發得罪綠珠泣日當

於官前因自投

家僮令助戰買環珮為軍資

晉書虞潭母孫氏傳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

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叟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

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

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者為累也仍盡其門隨潭

其所服率部曲先登晉書張茂妻陸氏傳茂為吳郡太守

為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剋之踰城突圍

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荀崧小女灌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

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討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

人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覆燭登梯晉書何無

傳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元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

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

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徐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

而撫之曰我不知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

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年既盛美自

桓元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厲冰霜南史垣閔傳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

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之子也雅有學行當

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

英榮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績傍無

親援甚有容德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

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

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

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

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

禮訓以義方割髮毀面誓不更行南史張彪傳侯景平王僧辯

州里稱美

節烈

爪牙與杜龕

婦女部

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刻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稽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備劫日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

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王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自刎哀哭慟絕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與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貞義衛婦**南史張景仁傳霸城王整之姊嫁為皆為時所重異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

節乃起樓於門題時比秦嘉妻魏書封卓妻劉氏傳渤海封卓

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

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一人一之

割左耳魏書魏溥妻房氏傳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

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

心往志不聞于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

祀孤危所以抱怨于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

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

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一投之

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

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

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覲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女宗魏書盧元禮妻李氏傳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

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于州里父卒

號痛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

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

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

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

通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

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

旬方達攀輓號踊而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

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

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表門閭比曹

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悖風俗

娥魏書河東孝女姚氏傳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

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

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

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拳不可開北齊書樂陵

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其

之一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

北齊書樂陵

王百年傳百

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瑛留與妃解律氏妃把瑛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瑛猶在手

崇義夫人 唐書薛仁果傳仁果已敗其將旁合地降詔即統其兵未幾復叛合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眾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合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

剔目示無它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諺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人

帷中一元齡明一引刀斬指 唐書樊彥琛妻魏傳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

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間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

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一其軍伍欲疆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

志也乃見害 **引斧斷臂** 五代史馮道等傳序子嘗得五代時小

聞者傷之 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

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號

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

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遺一子

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

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那不可

以一手并汗吾身即一自一其路入見者環聚而嗟之或

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自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

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

生者聞李氏之 **血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 宋史譚氏婦趙傳至

風宜少知愧哉 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

趙欲汚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

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

遂與嬰兒同遇害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 **丈夫女** 吳越春秋子胥遂行

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至吳疾于中道乞食

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管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
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
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
簞飯其盜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
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
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
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
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

魚辱我不忘久生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

乃自殺闔閭痛之葬于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柳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守一醮之禮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庠及巴郡有馬妙所妻義王元憤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其妾之節

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葬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

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三貞**見上**執手自灘下出**鄭道元水經注張員

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妻黃氏女也名帛員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員

桑以自明不從吳競樂府古題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陌

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投水不躍**陶宗儀輟耕錄漳州龍溪縣澳

羅敷善彈箏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

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寇視三玉有

姿色欲先汙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

溺女必躍以長竿絡鉤俟其躍而舉之屍竟

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捍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辱出於天性宜其

貞爽不昧如是

為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

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

曰烈女廟詩云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于騎入深幽旌旗影亂

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

九泉有路還歸去

那箇雲邊是越州

截髮示信誓弗再適

陶宗儀輟耕錄張春兒

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日吾殆矣女其善事後人春

木幾青死春慟垂絕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

盡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

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于朝旌其墓時至正戊子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